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駝著

14
2023

14



2023
14

新序敘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學者益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聞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淶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卷一

漢沛郡劉向著

新城陳用光校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

新序

新序

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蓋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
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拒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
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
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
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踰境而從魯之鬻馬牛不遇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
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
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
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
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
問其故曰妾幸得執中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人虞邱子為
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
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
用蘧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
進蘧伯玉而退蘧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
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
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蘧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
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
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
奚能舉善矣稱其僮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親
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
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
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重遣之令尹
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筮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及
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
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
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
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
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衛國遂獻
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
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
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
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
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
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為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

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王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諛諛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諛諛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諛諛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法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慮戒不敬即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諛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諛之一祝不勝萬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面太宗子教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教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戎兵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釀具矣范昭伴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漢玉產於昆崙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高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各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王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蒼天翔乎窮冥之上夫冀田之鷓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暮影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眩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諛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夫鞞革之道也當先亡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於鄆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序卷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夏商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大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子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被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讐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七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眾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間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宜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宜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陪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

語功文侯示之諉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宜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也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行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郭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血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比肩起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居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幣羊皮何如鄒忌曰

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鉅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擊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大馬有餘穀粟降冬列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幃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及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穠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地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其腐矣謂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

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一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
 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木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
 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賜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
 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
 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縉之憂龜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賜入至此何行
 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斂賦
 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
 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
 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
 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思歸遇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
 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
 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
 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
 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
 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
 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
 福亦有勝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行侈靡而

忘國政鄙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僂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
 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
 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三用辛言則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
 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豈特百里
 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翬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
 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
 奮其負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
 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天沼俛啄鯉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已習修其苟射加繒繳其頸投乎有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
 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麋鹿蹇蹇子隨
 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圃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
 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侈靡康樂遊
 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真之以罪厄而投之乎龜塞之外而望襄王大懼
 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
 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
 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
 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

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舜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鉞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卒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固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矍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強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懼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辰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伐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齊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惠同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辰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伐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齊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惠同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自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紂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紂乎猶且紂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紂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字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是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關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道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磨室齊器設於寧臺劔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

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閻闔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鵠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誅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齊人鄒陽客遊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遊見讓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蝕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諫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苾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心子胥鵠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秦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飢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
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
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
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讐宋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
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
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
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
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
宣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
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遊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氏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
聞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割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七首竊發
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
於富貴之榮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
不車今使天下寒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
穴嚴數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秦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新序卷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穀田初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
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
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高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
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
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桓公其似之矣 有
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
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其為不易也故王者不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
衽已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
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嘗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
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知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
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
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不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
相則問樂高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高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人則

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所以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王嘗
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
以過於桓公也下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胡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前熟之賔胥無善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
曠待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前熟之賔胥無善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
疆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
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
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
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操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曰信言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
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郵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
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
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彊楚
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年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
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
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年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死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

下疆本曰伐中年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
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敝邑君如隣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
使寡人得見君之王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遺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方前郢之與鄭相去
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及不蠹不出
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上人告從而不敢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豈當之及吾身何曰
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
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于天下也之遂師以逆晉冠莊王援拖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
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辛牟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有姓何罪乃
退師以軼晉寇詩曰亦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
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
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
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土以一言而敵還以安
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文公用之而勝鄆將
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却虎公召却虎曰衰言所以勝
鄆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却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却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比有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灌其瓜
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人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梁
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

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
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
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播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
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
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
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
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
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
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繪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
有也故有國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
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
乎則庖宰貪監法官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
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鄭人
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
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
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
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宮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

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
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
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
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
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邱邑人坐拜而起
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
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
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
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
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
自阼階仰見棟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物不應
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
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慎乎如以腐索
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
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
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

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穀遇一老夫而問焉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而立若不勝衣言者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瓊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禱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一作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韋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韋復言矣子韋遠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又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年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十二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馬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剷儒者之背鏗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者猶魯之有鸛為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鸛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鸛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鸛於城隙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新序卷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

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顛項學乎綠圖帝嘗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欽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全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顛項學伯夷父帝嘗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人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齊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也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也須晉國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也須進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里也須邪曰然謂也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也

須臾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乎乎文公曰何謂也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臧須矣君謂赦臧須顯出以為右如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躬因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感從者甚眾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重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教霸王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富事之者也遂致祿有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索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

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吁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咎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平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曰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刻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弟子責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夫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王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奢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夫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惡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梅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眾聽之聰也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

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吁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咎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平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曰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刻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弟子責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夫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王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奢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夫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惡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梅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眾聽之聰也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

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御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書曰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至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宮楚使淳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淳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太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室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從謀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唇為禁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自其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論者也悲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郟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此

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王亡而能悟卒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鄉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塔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叹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趨高之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人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死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斂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逐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兔免之虞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斂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遂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吾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昇蓬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

信也。鷄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瀟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宇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授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行。詩曰：壽眉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齊有閭丘印，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印對曰：「不然。昔者顛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印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兕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且閭丘印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駒驂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銼，使之與管臺決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臺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印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印對曰：「夫鷄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讓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對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具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十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新序卷六

刺客第六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去，舉觴而告桀曰：「君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噉然而笑曰：「子何敢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有夏亡。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寬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今，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魏王將起中天堂，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鉅曰：聞

大王將起中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縮曰雖無力能商臺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眾倉粟之儲數以萬億度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衛靈公以天寒擊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隰陽有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今罷役左右諫曰君擊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正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謂知君之道矣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香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遠召尚書曰書之宣父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宣父也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膳而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與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慶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鹿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活酒具人以此請殺之晏子

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樽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魏文侯見箕李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李禁之少焉曰且安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李也吾一見李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李也吾一見李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李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李豈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澹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者也吾將從之其父曰吾恃為鞞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澹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從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糲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糲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糲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卮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糲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七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生豈信厚也 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卽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祭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誅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言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子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過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我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請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於身故過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王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偏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瘞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緝專哭泣啜粥啜不啜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也壽與朔後母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聞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

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議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
 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盼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
 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
 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平舍
 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迷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
 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迷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
 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尊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
 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素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
 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行之是
 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為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
 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
 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
 疆場之患也速吳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當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
 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
 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
 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
 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
 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
 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
 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
 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
 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
 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軌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
 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
 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
 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
 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
 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
 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北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
 馬之飾忘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
 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受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
 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粟之吾名曰越石甫晏

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
 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
 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
 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
 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
 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軌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
 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
 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
 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
 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
 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
 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北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
 馬之飾忘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
 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受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
 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粟之吾名曰越石甫晏

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訕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敬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訕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千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不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色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百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四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三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於楚與懷王歡為監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羣議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聞王亂俗汶汶嗚嗚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

於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冷更事世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鉞鎖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討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喪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雍惠赦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令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以治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名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實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

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及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履屨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舖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稿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公孫杵曰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

弑靈公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弑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氏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襁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曹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

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為晉邑春秋祀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聞閭閻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更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夏以梅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始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八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則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我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為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為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曾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落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閭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盟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圖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年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寒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悅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斬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耻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之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勝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也惠王亦子西之叔也欲得易甲姓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

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逐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唇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益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果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和晉願君圖之秦君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魯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芻寡人願結驪於三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荀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實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對於下羣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戰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子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闥闔大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言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薳罷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

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警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憂殷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政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漸流至始皇亦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思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夏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

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今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夷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寶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豺狼逐羣羊也得其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正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鴦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威橋守事於韓威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作觀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假觀之北注之秦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眾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為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叢臺之上今王始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魯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絕傷折頰擗頸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係臣束子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橫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齎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及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宋必蓋齊人南面四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寶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代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柱

作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今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合郝曰秦善韓

新序

三三

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子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子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為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為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如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子非固勿子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未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為發聲聲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生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聞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宜久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十

善謀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命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齎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權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悍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言事楚請言項王為人項王啞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利緩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天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抗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曰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為然乃遣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嚴倉天下轉輸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嚴倉乃引而東今請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嚴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嚴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嚴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重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官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面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二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為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能用事為人刻印而不能投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實天下降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士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嚴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至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為然即聽酈生能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眾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為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世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社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

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
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祀者斯能制桀之
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
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
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
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以
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
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
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
年追擊項王陽夏南上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今可
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
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
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
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

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
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羣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
女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害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
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
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
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戌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解衣婁敬曰臣衣
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
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
馬策居岐國今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
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今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
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牧卒三十人以此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
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有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其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
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
勸上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滎倍河海獨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

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有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門東之兵雖有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為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取決者也呂后思不知所為或謂呂侯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臥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有餘人何益呂澤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謝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間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與辭禮迎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下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重馬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為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舉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嗷啼流涕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肯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疾臥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載輜車臥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有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燕飲乃行家人禮同席苦太后怒乃進醵酒季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曾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曾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曾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曾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而問曰朕歸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閱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

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東邊守塞轉粟輸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之死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下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營綸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慶者孝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害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俛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樓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有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難臣故曰勿擊為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

攻匈奴譬如以干石之弩射癘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眾深入代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為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遣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露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遞也道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以為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樞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內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誅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右劉向新序十卷隋唐志俱三十通考祇十卷會子固序其略曰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此書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而惜乎其所關二十篇竟無得而考也謨嘗徧覽唐宋人類書所引新序亦所有今本所不收者而其文皆不全惟

三國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云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下乃云云具有首尾而其文脊駁若未可信第以胖牛故事語人未有不茫然者故亦復識之以補史記家語之闕若其所引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樂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王伯厚已與說苑同譏傳記若此者眾又不勝辨也此與說苑列女傳俱在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但班固原注尚有世說書不傳而後世所傳列仙傳三卷又不在此數內今祇仍叢書舊本校刊新序說苑其列女列仙二傳尚當采而續之云汝上王謨識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益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狗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故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權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錄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筆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翼翼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曾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尠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往余

嘗師事涇野呂公西宮馬公學儒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求之母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並可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為註釋因著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總目

卷一	本議	力耕	通有
卷二	錯幣	禁耕	復古
卷三	晁錯	刺權	非鞅
卷四	園池	輕重	論儒
卷五	毀學	衰賢	未通
卷六	殊路	頌賢	地廣
卷七	刺議	利議	貧富
卷八	疾貧	除狹	相刺
卷九	執務	能言	導道
卷十	和親	伐功	國疾
卷十一	論功	論鄒	散不足
卷十二	申韓	周秦	救匱
漢汝南桓寬著	南昌萬廷莘校	授時	水旱
本議第一		後刑	崇禮
		備明	
		除狹	
		後刑	
		授時	
		水旱	
		崇禮	
		能言	
		鹽鐵取下	
		擊之	
		結和	
		伐功	
		西域	
		世務	
		論勇	
		刑德	
		險固	
		論菑	
		論聖	
		大論	
		雜論	

鹽鐵論卷一

漢汝南桓寬著 南昌萬廷莘校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于鉤弋夫人男為大夫孫宏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少主武帝崩昭帝即位未任聽政事壹決大將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如元六年昭帝詔即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字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者致左趾沒入其器物即不出鐵者置下獄官便屬在所將使孔僅東郭成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沽是時桑宏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章昭曰權謂楚都尉領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其利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獨人分部王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輸官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龍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散散厚之槩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厲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成音經守持也從入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澹字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

漢魏書

鹽鐵論

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旋音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甸奴樂音律人音律多殺曰樂 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也法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音澹元音澹庶民也 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披音披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工商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故工不出則農用乘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賈逵曰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救粟貸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衾裘秦豫之漆絲綿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 棗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柎梓 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陸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滲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溪壑記論曰雷水足以溢壑 榘江河不能實漏卮 符曰山林不能給野 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 殷民咨有皆怨不欲徙盤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

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於是乎復興秦族訓曰 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也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况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 張晏曰 商賈無所牟利 如淳曰 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諫者郡國或令音平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音平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謂物騰躍而騰躍則商賈俾利自市行貨曰商 俾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善苦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使貢輸非以為音去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之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錄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草萊不開 治雖擅山

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滄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不病也梁簡文帝

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甯止也

大夫曰聖賢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伯嚭而范氏以強大亡魏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使治家

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

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責所以誘外國而釣美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

之縵音漫縵之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馱馬宅街尾入塞贏驢種而馬生也駝馳古本作驛

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甯止文

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卒而不偽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寶一也商則長音詐工則致罵內懷闕闕而心不作

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普樂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遊遊毫而女樂終廢其國之時文樂三萬

人端譚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報文繡衣裳者伊尹以毫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乘百鐘於樂之國夫樂之萬

天子之國也樂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樂有天下而用不足

湯有七十里之毫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而地非獨為湯出財今贏驢馱馬宅街尾入塞牛馬之功麗魁旃屬

不益錦綈之寶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

而售音倍其價一也一挹而中萬鍾之粟也中音去聲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

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

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

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

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

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行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地宜者因地利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躅之徒

猗頓之富長沮桀溺楚隱者盜蹠莊躅能大為盜者也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

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兩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

貨擬王公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遺利乘美之所致也美饒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

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藏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

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耕之為事也勞擾之為事也擾而

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民不吝者以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大夫曰燕之濊前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音軹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音宛鄭之陽翟音翟周之三川富冠音冠海內皆為

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音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行宅近市者家富富在

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

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音倫偷生音倫

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音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

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行人給音給如淳曰編戶列名籍為庶人

之齊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音鳩少解氏高者官何故也音何朝昭子來朝昭子問焉

擊之立也音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曰鳳鳥氏元鳥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鳴鳩氏負暄氏負暄氏

氏音氏鳩氏五鳩鳩民者也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尾為九農正處民無淫者也大夫曰五

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

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

之給暗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黎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硯鑄金為鉏鑄音植音造奇巧世不實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也也亂徒叩叩音作作音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罷音刀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益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也轉棄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也帛馬不秣乘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音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黷散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貨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治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夫山居澤處蓬蒿境音窮音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行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足橘柚不鬻音胸音肉音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異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用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斷巨為小以圓為方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可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音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殺胎卵煎炙齊音和聲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惠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棧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二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音子曰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所并也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于步畝之數然而有饑饉於閭閻者何也穀有口去者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分并則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失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工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音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序之教恭讓之禮祭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任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聲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實絲而已音貨易也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文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偽音司馬貞曰古者貨通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夫救偽以質坊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與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弊欲以及本是猶以前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間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治鐵者鑿莫王擅鄧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巨郵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忘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弊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眾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音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

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用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十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錢錢重
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更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
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更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
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其真商賈皆以美買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偽金錢
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變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郵
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玉匣一作而藏之沉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
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音而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海之饒薄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
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鄉魯以其故多去又學而趨利者
以曹邠氏也或以興富于臨胸故曰胸邠吳王即邠以鑄錢煮海國用益饒稱疾不朝陰懷
謀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言百家言諸侯害天下王法禁
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御百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
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海內為匣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
諸侯納管鍵音健戶執策而聽命不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
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多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
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邠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懸官設
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通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
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眾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
在胸邠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
則五穀孰而實路開實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
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其相利太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
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其宜而農夫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
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資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勤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
一更更為卒更貧者欲得額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額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 更古有正卒無當人皆當送為之一月
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 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
準良家以道次發儲儲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都其在胸邠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南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從衣食懸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
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鞅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鞅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
名山大澤不以封為鞅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鞅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
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眾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眾庶所宜
專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者鹽一家聚眾或至于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
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明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
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切音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
國子民之道也詩言豈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
武皇帝懷九夷乎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勩
之民此用慶幣之時釋名曰慶幣未使慶爛 附詳於慶幣附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
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諫滅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太父民良望於上陛下宣節德昭明允令

郡國賢良文學之士東傳去諸公軍議五帝三王之道一藝之風冊通作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斐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
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報傳急者乘馬來傳頌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鶯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龜音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荷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必變以主西夷地濱通作瀕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戴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師尚王業曹沫乘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尚父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絕單于故未遑扣局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美者不記細瑕文學曰鶯雀雖巢宇而有鷹隼擊之憂坎井之龜雖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于海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眾不能舉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執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據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澹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之絕所給甚眾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表而負新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也譽無異天路人反表而負負也今吾田不加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夫李梅

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城危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音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兵攻取楚八駭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害而忌積地廣而禍構音惡鳥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冊通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置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於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音攫音車音至今無蟬音攫音車音也禮記曰蟬攫車類也禮記曰蟬攫車類也禮記曰蟬攫車類也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禪讓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音枘音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音達音反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音春音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子產知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勦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謂布惠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欽衽西向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斤地車重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政有利動而有功夫音蓄積善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觀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震撼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向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

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此所謂寧胸之知聲而愚人之計也寧手足曲也胸臆曲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闕達其所惡也詩解曰戚施不能仰視也李善曰闕達其穢賤也呂忱字林曰闕達不肖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容趙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草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法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之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嚴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固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為之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害也蘇秦合從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梁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尚多名不尚傳也 大夫曰編素不能自分於縹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伯夫差斃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太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免驕主非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鳩夷吳越春秋曰子胥伏劍既死吳王乃取子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憺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鹽鐵論卷三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殺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

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其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謀及宗族文帝以淮南厲為衡山王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藩臣不附骨肉不親矣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手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為不臣不子乎蓋諺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名盜泉孔子不飲觀其聲也 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盜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眾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絲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珉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眾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 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顯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過秦師於 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晁錯忠大不可制故請 刑地以尊京師人臣各死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眾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游海者益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大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 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者鹽豈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豈猶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天姦乘利驕溢教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

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懸官器者鹽子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
如淳曰如雲而穀擊於道顏師古曰穀擊言連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
行言其衆多也內非特田常之執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與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
閭巷閭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騫臨淵釣魚放犬走兇隴豺鼎力踞音達音翰關雞以革為圍實是
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織於堂上鳴鼓巴飲音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善舞婦女被
羅紋婢妾更締紉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七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亦釋而解音解怠何者已為之而
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
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夫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
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音天天之欲
及樓季也詩曰樓季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言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
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
力者蒙其憂任其勞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任行
其義非樂其執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魏成子之所以為賢也魏世家曰
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翟璜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
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
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憚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
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
事簡閱於心亦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觀文學若侯周召而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高士傳曰伯成
而謂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
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
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兒寬字子夏也及所聞觀選舉之士擢
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與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本也正其規矩而鑿柄音調師曠之諧
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音即戾而
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兒
大夫閉口不言曹參兒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悖卓悖卓可以為卿相其
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網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更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
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
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後又滿朝賢知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
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
之道堯之舉舜也實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實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
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藏于李椒之意蔽賢妬能
自高其知音音警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

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地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音先帝遠即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觀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宏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請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感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于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屢弊懸官用不足故設險與利之臣起礮溪能熊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監鐵冊音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音憐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之法起音張晏曰知謂吏見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之法使不行也杜周滅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音張湯方陰貴用事滅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音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擊為治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眾獨以一公孫宏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前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音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宏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音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音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馴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音釋名曰軺也遠也四向也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推三晉卻強秦五國實從鄰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於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

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據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道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糗生要音軒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伯王音韜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于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音孟子傳曰駢行輔有國者益滋多不能尚德乃深觀不用即不以變功不貴文辭音呂氏春秋曰良劍期于能斷不期于鏘鏘也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蔡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楚音聖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音公羊傳曰古者鄰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鄭公已葬祭仲時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也祭仲是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謫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伯王其冊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子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舍而從俗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駘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文學曰天下不平度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

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因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一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度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冊茲國用故少府丞金請建酒榷以澹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為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為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眾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群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繁榮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極恤貧賤周禮不足人精即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充失職者君臣所宜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修務訓曰所謂言者齊于衆而同於俗今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猷敵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苦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己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本不正者末必傾始不盛者終必衰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為其隳先祖之所為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成為即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趙武靈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宜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四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籟音音之假說文曰籟籟者禁苑之遊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末澹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既有肥馬路有餒餒人今狗馬之養蠶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眾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之也今不滅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改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地狹人眾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公田轉假桑榆

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隋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羨與民共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濬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二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之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懸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墾上公之事民相做做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懸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翦則殘音翦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韓嬰曰詩云代馬依不志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通流皆在大家更止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創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修文篇曰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音與小役二十冠音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茶周師若烏茶若茶也烏燕鳥也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

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者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以下為瑒音瑒未成人也二十而冠音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鄉飲酒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者也 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感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絲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音罷疲故邊民有刻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詩云說口囂囂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郵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解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秀輪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音辟闕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什_音辟_音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_音據河險守要害以實緣役保士民_{日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_音辟_音由此觀之聖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擊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印_音節_音橫海征南夷樓船成東越荆楚罷_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_音燕齊困於械路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_音辟_音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知轡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非譽言議以要_音名_音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_音辟_音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及將以貌舉人以求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若修身以俟時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少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筆數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_音祿_音賞賜_音二_音等_音冊_音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蓄之夫子貢多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還之六寸_音轉_音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違而貧富不相懸也_音註_音曰_音賈_音多_音端_音則_音貧_音士_音夫_音乘_音爵_音祿_音以_音讓_音讓_音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蒔蕘者不能與少事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正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小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_音縣_音人_音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息不及州里大公屠于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思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行愚者以因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縲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誘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愛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載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賈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夫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烹臠高盧如濼哉之畫畫口非不泉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孤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伯身禽通作於趙而虞號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言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鴟鵂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鵂啄腐鼠見鴟鵂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鴟鵂乎大夫曰學者所以坊防固辭禮者所以交交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光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懸音明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愛受亮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分苟非其人草食豆羹猶為賴民也賴音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太山鴟鵂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足發又以嚇人其患惡惡音得若太山之鴟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音不擇遠近商人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為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栖栖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聞音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騫過九軼二期翔萬仞鴻鵠鸞驛且同侶况跛避音羊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音席猶因也若人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音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叔孫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食養養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高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音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音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音張儀以衡任於秦音蘇秦相六國合從觀而擯秦關西音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聲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不不以義亡李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音夫子曰身有榮音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夫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

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為鳥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遂身屈音遜也無益於死吳越春秋曰高飛之

鳥死於美食深淵之魚死於芳餌今有司盜東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賊獲賊獲如妻

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即潔言噉然

若不可湔然音潔卒陳勝釋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欲張大其楚國故稱張楚也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

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

詩書委質為臣賈即也孔甲為涉博士陳勝字涉孔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

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

心釋食諸侯滅之如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

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

事道雖凶而儒墨或于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子甲為陳涉博士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

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百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去聲觴酒且肉遷延相讓

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結玉臧之等以儒術權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太官竊權重欺始

自息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王父偃事曰傳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

無儻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風俗通曰東方朔交辭不遜高自稱譽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

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史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

志惡謹小者致大狙且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

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宏即三公之位家

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如郵士也

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當世器器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音飽咽於求覽

無所子遺耳音飽通作攬攬持也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厘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音枲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

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蠶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

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

之時簪履不撥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止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說而不用然

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

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

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參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

境南畏楚人西賈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七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

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

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

何可得乎季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觀賢不

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音得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

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

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闕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因管子治齊國學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法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觀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龍荷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也夫以伊尹之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譏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岩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亡秦國而禍殃其宗盡矣其悲何膠柱之調也雜事錄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違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道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故和陰陽調四時安眾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天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閔天周文王之臣文學不中擊聖主之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

直士者位危任重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回刺絳侯之驕於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卷言向違方今人主穀之穀祿教令張而不施食於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六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道於衛子貢子卑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黯之賢而不蚤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衛君近佞遠擊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語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璧若彫朽木而礪鈇音力飾嫫母音模畫壤土人也彼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藉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鷄雞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楫音楫船逐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

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咨師友行行禮爾鄙心猶存
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曩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
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威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威飾可以
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必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
觚觚哉觚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屬養之器也 張耳傳曰所養卒屬者養焉之役於越之鏡音不屬豐器破
也石鏡箭足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為姣故不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
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免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於己而伐能小知而巨
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也 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蘊也亦未見其為宗廟器
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馳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
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斤駁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
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子矣 李路死孔子哭之曰 孔父音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
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左傳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而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 蠆音大也
東海成顯音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迷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
伎實害不恭刻轡力音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子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觀功業所至而見兩觀
去之殃 注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辭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 崔豹古今 身得重罪不得
以壽終 徵古亮 而以為知訐而以為直不徐以為勇其遭難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
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
為眾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
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取諸已而行姦非於人執政之
大夫也夫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觀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
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 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
者為鈞蓋取周 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言今從之則顯官廢虛言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 豈豈不
可勝聽諸君矣通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所由不同俱歸於
伯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正是文質不變而推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
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 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
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
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
上有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 其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習者不變法而
民安之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
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暗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
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始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觀和而事
寡是以功成而不讓名立而不頤小人知淺而謀太贏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
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位雖高必朋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
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聲商鞅法行而
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誅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
遵稱往古而言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比人本狂以己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
非其朝生乎世而誣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淫樂所以移風
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坊成而民無水蓄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堤坊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
國謹其法普泰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廢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墮人之口
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
子安取七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於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諛諛音高從以成人之過也 又乃巧也
故知言之死不忿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綬非天 縲黑索也縲學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也 丞相史曰禮柘而有鄉誼音葦
而有聚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與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
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
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
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
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 諫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威青肩誥語曰未見君子不知
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公此之謂也 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
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氏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
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訟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
然也文學何恠焉 文學曰論者相挾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亂相於後
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焚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辨然亂之道也子疾鄙夫之
不可與事君愚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為人
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郵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
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薪音糲音者不可以言孝 薪蔬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 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
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己之所
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理歡飲水足以致其敬 禮也孔子曰飲粟飲水盡其歡期之為孝
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理歡飲水足以致其敬 禮也孔子曰飲粟飲水盡其歡期之為孝
稱其財斯之為禮 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
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禮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丞相
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老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 毳去聲 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曾子孔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養曾也必有酒肉無端統問雖公西亦不能以為容無者膳雖閉曾不能以卒養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且無暮食薪爨者葷如腰臘而後見肉漢儀注立秋驅臘蘇林曰驅虎屬帝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臘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臘者獵也言因獵取獸以祭祀 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成音夫 軒糲之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跛踦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空囊也何故常盛成音 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惠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腰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 故禮非而養豐非孝也涼園正倫 而以養非孝也 丞相史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泚音水 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呂步舒者董仲舒弟子也 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實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音拱 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高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七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頓也 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咥者以為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咥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咥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音音 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音佛 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音 讞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亭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知為桀斂者不為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通作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訟訟不可勝聽訟訟 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用宜信 宜畧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音 議計利籌冊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直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之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踞踏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諫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

不稱舉詔冊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又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
 有舍其卑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古自破王父偃以其古自殺鴟鳴暗鳴無益於明主父鳴
 鳴無益於死鴟鳴也詩云相彼鴟鳴尚或惡之鳴也增韻曰鴟鳴求旦之鳥形似鴟也非有司欲成利文
 學桂桔於舊術牽於間附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又學竊周公之服有
 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桂桔於舊術有司桂桔於財利主父偃以古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
 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
 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驚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
 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駟御之是猶扼驥驥車而使責之疾驥御也扼通作執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聞耳音達無行音去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
 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
 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
 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王之德音教澤乎今
 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
 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
 王意道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
 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夫
 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問問爭鹽鐵亦非為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

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
 臧之來遠方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
 人今辯訟悒悒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學
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辭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悒
 悒者福也譏諷音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悒悒此乃公卿之良藥鍼
 石大夫色小寬音而學而蘇也蘇氣索貌丞相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公孫鞅曰窮巷文學守死渣滓
 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皆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又景之際
 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更
 即少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都美也鄙者鄙之對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
 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賢良曰大山東天
 下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
 關天大顛而已禹出西卷之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送群之任送通作載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
 然後終於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駕下愚不足以大義竊者以聞問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
 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樂足以理心而
 不溢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贏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
 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
 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言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料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
 之屬音博博王溫舒之徒妻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法錢

非謂是越之鉞千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敢攻莫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片學立正編冠千里轟政自衛由韓廷刺其王功成求退自利於朝暴尸於市今誠付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戲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迫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言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鄴鄴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那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全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彘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鹽鐵論卷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武強弩之用倉庫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媮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襁席帶為蓋素孤骨鐵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知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袴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紵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賞官上馬而已賈音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媮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便羣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寔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羅元曰匈奴為害所從來

鹽鐵論石第三十一

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媮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觀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感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相寬其歸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食無以責責雪恥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縣官所招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鍼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艱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鍼石通關而則恐有威胡之累懷鍼索音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眾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默今更道壅而不選古作通富者以財賈官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纒音灌擢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錮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網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違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眾施聖王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

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生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揀守相然後任之

鹽鐵論卷八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絲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澹常居則置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首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也今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無用之良民之賊也鉏一害而粟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雖周公孔子不能釋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關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掛射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情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說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者不為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則民爭止昏暮叩人民戶求水火貪夫不怯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手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

鹽鐵論

鹽鐵論

卷八

以澹不足通瀆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丰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澍時雨生澍物也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饉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早在陰為水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邱陵高下皆孰詩曰有渰萋萋與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官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米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大樂事勸功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用鈍解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從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備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通作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器用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

故民得占租鼓鑄者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

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贊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願師古曰鹽既

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

之什陌之間民相與市賈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賈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硬音坑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

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耨音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於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十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自觀威儀千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能罷也狄鞮西方之民也 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也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威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大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

寶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漢無益於存亡隋和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魯削非恃其眾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闔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積收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兇豈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眾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鞅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微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畧浙江之南南越南侵滑服令氏棘人冉駹音駕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可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通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二月及鄭平務以德

女近而綏遠當此之時曾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曰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音謹音鄆運謹敬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驚駭中外不寧者咎在胸中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搖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七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成行役成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搖動也利則虎兕黯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成邊郡者絕殊遠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許敬舉賢良問民所疾苦竟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悲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

不起流人還旋音歸各及其田里更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
 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如闕睢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
 離去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
 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
 邵陵之會子擊之為主傳曰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
 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
 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
 其性則蠲賢音持今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
 不貪若今則絲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旋音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
 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
比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故名離怨若此 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蒸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
 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蠲賢生而水旱
 起若此雖禱祀雲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鳥獲之力蓬鬚苞
 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者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
 能行者君子恥之矣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蓬鬚苞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
 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蓬鬚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
 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
 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
 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執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
 所言則謾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
 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文讓而天下平浚發
 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
 末遂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詩序曰碩鼠刺重
重斂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衛靈公當隆冬與眾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
哉 王褒曰服絲絛之涼者不苦盛夏之熱慎 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粟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伏
 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厦洞房者不知專屋秋廬上漏下濕者之窟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
 新者不知有且無慕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窟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
 者不知無孤豚瘡犢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以號者不知憂私責音責 與吏正威者之愁也被絛躡韋搏音搏 嚙肥者
 不知短褐之寒糠茹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棊食者不知躡音躡 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
 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床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輶船登言向絕流者之難也衣聲輕暖被暗英
 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音鄉 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頽匹夫之
 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音急

上楚之痛者也坐毋因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仲方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成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今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德所好惡於天下其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讓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奏可賢良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懸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聲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壞界獸圍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遠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如何文學曰異時懸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營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算車船出算也賈罪告緡與人以惠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更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與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甬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陸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敵數世之患也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賢聖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七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禁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七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七將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軍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費之走出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適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眾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以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觀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積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子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者也不以己之私怨傷天下之公義故遺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當窺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兩主之迹為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眾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輟輦而澹之愚竊見其亡不觀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莫不從數為蠻貊所給急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伏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最散泉散流離也問西人謂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教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開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糴米五十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鞏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守內執修筆以答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垂之變士民非不眾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

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眾若以強弩潰難阻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為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為加俛結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冊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療痼也

鹽鐵論卷十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強行入為寇則匈奴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中甸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觀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滅終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眾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陳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技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贏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草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

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與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乃今留心於未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究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得眾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塞宛宛舉國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夫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境音境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記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委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

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比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就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瑯羣盜徐敖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今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然日不已姚察曰滑稽其智計疾也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寔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近秦今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恭庶而寧邊境者乎文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上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

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道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小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狠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颺舉雷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躡踏而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下之兵有征而無戰言美敵也 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蔽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蹈躡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實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觀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 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厲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獮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焉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擊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鋤耰而候

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關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無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一作鮑音 鮑有之會書公給音急 夷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數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王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大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甯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 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子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鑄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於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

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陛下建學宮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材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該曰蠹衆而本隨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折隙大而墻壞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急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救匱第三十

丞相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橈通也救之者以賢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園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務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語孝賢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宏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今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鬪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田蚡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彭侯等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傾壞其緒紙避亂其紀毀其容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後避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擗頓大第臣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蜀鑄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小大夫曰魯運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恠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席藉也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音音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拔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擊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你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吳王謂夫差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莊王也也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也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朝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倨強倨傲倨強梗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壁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提珩也珩佩上玉也也所以節行止也為敵國累世然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擊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無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會不得七王之悅音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宏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谷阻絕陸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海圍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遠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問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駢行傳曰駢行皆有國者蓋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之於身施及黎庶矣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鄉行非聖人作恠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笑惑諸侯者也駢行傳曰駢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過趙平原君則行轍席如燕昭王菜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違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田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苗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秦族訓曰陳靈公列樽俎設豆者祀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苗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序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言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韋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通故由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音羸而簡太宰鄙夫樂音而恠韶音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為命昇舉以功力不得其死知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苗之證貞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苗是也

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苗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光盛於上眾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或衰於上則羸應於下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蝗蝻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而不揚詩云載戰于戈載音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哀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音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有磨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秦王謂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齊參夏死齊水也水王而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久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音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獮音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居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震夏墮萬物皆傷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殺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明漢興破解而為網罟罟而為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此不在他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數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微倖誅誡躐躐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是以法令不犯而獄奸黠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道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刑今律令百有餘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狂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其粟上附下附而不過五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帥伐齊而春秋惡之春秋曰公以楚帥伐齊取以真桓公子雍於殺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也大夫於楚殺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天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行周天下是以萬里為民奔也爵羅張而縣懸其谷辟隘設而當其蹊繳音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繫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舉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廢焚孔子罷

朝聞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官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而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音創者刑盜者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街刑罰者國之維音轡故轡街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轡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遇難音去聲感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賞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極而禦馭馬也街馬勒也轡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街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法令而不從卒蹈陷穿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韓非子曰韓非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鹽鐵論卷十二

中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音坊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庚子曰俞跗之為醫也標木為股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

漢魏叢書

鹽鐵論

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范曄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議不蔽忠言不取苟合申商以法彊秦韓要略曰申子者

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政文學曰有國者選眾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

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蟻螫人放死

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削刑而悍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匏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汎濫

為中國害當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舍孤寡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蓄

親省河堤通作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宣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

漢武帝宣房塞今萬福來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

多其為當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

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

也 御史曰犀鉞音利鉞五穀之利而間諧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

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非矯邪若稊枯輔藥之正孤刺也稊稊曲者也枯方正

者也孤刺弓之不故水者火之備法者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

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道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

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

拘之固圜音語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

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雍疽之相溲音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足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

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情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

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

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

父兄之隆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此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

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

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急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

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今無行音去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

室三輔黃圖云蠶室倉倉未廖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

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眾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

執其君聽夫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

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賢

不以多利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捨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

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

聞兄弟綏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

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

大夫曰呻吟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溫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冠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質殷周以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跖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習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以筆楚正亂筆楚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謂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楛桔斧斤欲撓曲直枉也子貢曰夫楛桔之旁多和木良醫之旁多頑鈍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枯杜少伯正古之所謂賢也盧徐穀古本作穀漢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鉞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砥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遂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度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

圍之適蔡桓魁害之適楚子西謗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恥之有孟子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苟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暗舉舌而不下闔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梁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而始汝南朱子伯為子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問問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微音澆同切而不燥燥音結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音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辯便解也舉止輕揚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宏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榮之利伐兵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天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念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顏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

識
右桓寬鹽鐵論十二卷漢志本六十篇師古云寬字次公汝南人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
事寬撰次之隋唐志通考俱作十卷晁氏云按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
榷均輸務抑本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宏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
也當時頗相詰難於是罷榷酤而鹽鐵卒不變至宣帝時寬乃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凡數萬言亦
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言焉寬博通善屬文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郡丞漢書不為立傳行事無考若其
文之美學之醇正則固賈長沙董江都之亞也全書篇目仍舊張氏加以註釋釐為十二卷叢書並舉張氏註
本刊刻皆有功於桓氏者也汝上王謨識

